



澳門大學

中文集刊 (二)

UM Chinese Scholarly Serial (2)

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中文系 編



澳門大學  
UNIVERSIDADE DE MACAU

# 澳門大學中文集刊（二）

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中文系編



澳門大學  
UNIVERSIDADE DE MACAU

2006

## 澳門大學中文集刊（二）

---

編 輯：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中文系  
主 編：汪春泓  
執行編輯：鄧景濱  
封面設計：馮勝  
統 籌：澳門大學出版中心  
出 版：澳門大學  
澳門氹仔徐日昇寅公馬路  
電話：(853) 831622 傳真：(853) 831694  
網址：[www.umac.mo](http://www.umac.mo) 電郵：[pub.enquiry@umac.mo](mailto:pub.enquiry@umac.mo)  
承 印：嘉華印刷公司  
出版日期：2006年11月，初版  
印 量：500 冊

**UM Chinese Scholarly Serial (2) (in Chinese)**

Edited by Department of Chines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Macau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acau

Avenida Padre Tomás Pereira, S.J., Taipa, Macau, China

Tel: (853) 831622 Fax: (853) 831694

Website: [www.umac.mo](http://www.umac.mo) Email: [pub.enquiry@umac.mo](mailto:pub.enquiry@umac.mo)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Macao.

---

© 澳門大學 University of Macau, 2006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9937-26-86-9

銀禧展翅 奮發飛騰

*Flying Higher on Silvery Wings*



# **澳門大學中文集刊（二）**

## **編輯委員會名單**

**（按姓氏筆劃排列）**

**汪春泓（主編）**

**施議對**

**張聯榮**

**鄭德華**

**鄧國光**

**鄧景濱（執行編輯）**

# 目錄

## 文學

施議對	文學的位置 .....	1
汪春泓	論永明年間王儉與蕭子良集團的對峙 對齊梁文學發展之影響 .....	15
鄧國光	《宋史》論宋文：宋代文章流變的考察 .....	37
鄧駿捷	岳飛戲佚作考略 .....	61
譚美玲	明清戲劇中的張敞 .....	85
區仲桃	不斷移動的場地：解構余光中的故鄉 .....	111

## 語言

張聯榮	語源義認定中的認知因素 .....	133
邵朝陽	澳門博彩語的語義結構 .....	145
鄧景濱	粵方言詞的註釋——以“咪”字為例 .....	167
崔惠娥	專欄文字中詞彙變異的社會語言學考察： 〈GG 細語〉的個案分析 .....	177
鄭寧人	普通話教學中語言能力的培養 .....	189

## 歷史文化

汪春泓	小議太史公“筆法”——以《史記·外戚世家》為例 .....	199
鄭德華	客家婦女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	215
彭海鈴	中國茶葉西傳與澳門 .....	233
龔剛	儒學與未完成的現代性 .....	241
汪春	“我是誰？”——土生文學的文化身份之探討 .....	257

## 博士生園地

張建華	中外文學理論批評的兩次錯位 .....	283
陳國明	論杜甫對李賀詩歌的影響 .....	295
高軍青	淺論敦煌變文“被”字式中的“被”字賓語 .....	315
作者簡介	.....	329
編後	.....	335

# Contents

## Literature

Sze Yee-tui	The position of literature .....	1
Wang Chunhong	A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Wang Jian Party and the Xiao Ziliang Party on the Qi and Liang literar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years of Yong Ming .....	15
Tang Kwok-kwong	Song Shi's commentary on Song Dynasty's literature .....	37
Tang Chon-chit	A study on the "lost" Yuefei dramas .....	61
Tam Mei-leng	The transfiguration of Zhang Chuang in the opera of Ming-Qing Dynasty .....	85
Au Chung-to	Shifting ground: Deconstructing Yu Guangzhong's "homelands" .....	111

## Linguistics

Zhang Lianrong	The cognitive elements in defining the etymological meaning .....	133
Sio Chio-ieong	Semantic structural analysis of gaming language in Macao .....	145
Tang Keng-pan	A study on Cantonese dialect terminology – Using the term "mi" as an example .....	167
Chui Wai-ngor	A socio-linguistic observation of vocabulary change in column writing: A case analysis of "GG Whisper" .....	177
Cheang Neng-ian	Cultivating language ability in Putonghua teaching and learning .....	189

## History and culture

Wang Chunhong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writing style of Sima Qian by using <i>An Account of Empresses' Families, Historical Records</i> as an example .....	199
Zheng Dehua	Some arguments on Hakka women history studies .....	215
Pang Hoi-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ao and the spread of Chinese tea .....	233
Gong Gang	Confucianism and unfinished modernity .....	241
Wong Chon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Macanese literature .....	257

## PhD students' corner

Zhang Jianhua	On the twice inconsona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ories .....	283
Chan Kwok-ming	A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Du Fu on Li He's poetry .....	295
Gao Junqing	A research on "bei"--passive form being an object in .....	315
	Dunhuang Bianwen .....	

About the authors .....	329
Afterword .....	335

# 文學的位置

施議對

## 摘要

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至今不知道可以留下多少東西來。心結過剩，主義亦過剩。

就是無有主意。或者說，並非無有主意，而乃無有文學自己的主意。

文學不可能完全等同於歷史。文學家和歷史學家不一樣，不一定都要那麼周到。

但是，思考與把握，文學家與歷史學家，可能還有某些共通之處。

—

某年新正，開工大吉。**A**君與**B**君於電話煲粥（廣東話指以電話聊天為煲電話粥），涉及文學並文風問題，頗有興致，因輯錄於下。

## 讀書閱人，學無止境

**A**：年前聽說，你突然間感到空虛。以為跟人家相比，有着很大距離。現在不覺得了嗎？”

**B**：不一定。不過，我感到：想縮小距離，就得讀書。將人家所寫的書都看了，就甚麼都知道。

A：這確實是一個聰明的辦法。

B：十數年前在京師，與友人論學。曾以礦石與火花比對錢鍾書《管錐編》與時下著述。以為：前者儘管多屬半成品，只是偶而迸發出幾朵火花來，但一車卡（車皮）一車卡（車皮）礦石，卻有永久存在的價值；後者玲瓏滿目，光芒四射，雖博得連番喝彩，卻猶如天安門前放煙火，很快就消失了。友人不言語，似略有所思。

十數年後，在一次研討會上。友人登場，演說學術十字架。人間、天上，關懷、叩問，將古與今以及東與西之氣脈打通；“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令人眼界大開，讚嘆不已。

A：或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何況已經十年。只是有個問題必須弄清楚，那就是心結問題。

何謂心結以及心結之如何形成，似乎不太要緊，暫且不必深究。主要看看自己有無心結。例如：以為沒甚麼了不起，不讀；以為有甚麼不良動機，不讀。或者甚麼都不以為，就是不讀。這一些，應當就是一種心結。

B：那是比十數年前更前的一些日子，大約開放、改革之初。日本某文學訪華團到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做了一場報告。當時研究生院寄居北京師範大學，報告廳就在某一大課室。先到先得，濟濟一堂。言歸正傳之前，先來個“外傳”。比較中國人與日本人的不同之處。講者指出：中國人對外國人，態度是——你好，我比你優越。結果，自己發明了火藥，不會造槍炮，總是挨打。而日本人則不同，態度是——你好，我比你更好。不會種水稻，想辦法“偷師”；不會造槍炮，派人去學。不知哪一代天皇，將十幾歲愛女遠嫁國外，而後將造槍炮技術偷回國。

正傳所說，連題目都想不起來：“外傳”非文學，至今仍記憶猶新。這可能與自己的感受有關。記得尼克遜訪華，在中南海獲會見。說及美國多小汽車與中國多自行車問題。當時以為：自行車比小汽車好。既無需汽油，不至於出現能源危機，又可以鍛煉身體。這就是一種優越感。你好，我比你優越。此外，早些時候，市面上有一種總設計師公仔（小玩具）出售。大沙發旁，安置一個小痰盂

罐。可能同一用心。

### 有合適主意，無往而不勝

A：解除心結，有容乃大，看來並非易事。文學活動亦如此。20世紀中國文學，鬧嚷嚷，一百年過去，至今不知道可以留下多少東西來。心結過剩，主義亦過剩，就是無有主意。或者說，並非無有主意，乃無有文學自己的主意。例如：有關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之界定及劃分，即將1840年以來文學稱為近代文學，將1919年以來文學稱為現代文學，而將1949年以來文學稱為當代文學，其依據乃歷史上所出現之三大政治事件——鴉片戰爭、五四運動、大陸解放，這就是政治的主意，而非文學自己的主意。

三段劃分，四地通行。課堂上不知道如何向學生交代。尤其是當代文學。1949年，香港、澳門並未回歸，台灣也沒解放，不知何謂“當代”？

世紀之末，知道出了問題，統統來個“20世紀”。帽子一戴，萬事大吉。豈知這頂帽子仍然並非文學所專有。沒有其他辦法，只好也來一頂。

B：不過，並非個個都無有主意。胡適當時，藉助文字形式（表現工具）——白話或文言，將漢以後中國文學，一刀劈成二段：一為生動的活文學，一為僵化的死文學。這就並非政治上的考慮，而乃着眼於文學自身。只可惜，胡適之後，並未讓文學作主。

胡適說：“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學形式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文學’隨時起來替代了‘死文學’的歷史。”二段判斷，乾淨俐落。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政治先行。活文學變為新文學，死文學變為舊文學。用以判斷之依據，亦由表現工具變為意識形態。這麼一來，事情就變得越來越複雜。一部新文學史，不知如何落筆。若干筆墨官司，不知如何了結。前陣子，王朔對金庸，熱鬧一番。實際上，亦難分辨清楚。

1998年5月，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舉辦的“金庸小說與20世紀

中國文學”國際研討會上，劉再復曾指出，20世紀初中國文學逐步分裂為兩種不同流向：“一種是佔據舞臺中心位置由‘五四’文學革命催生的‘新文學’；一種是保留中國文學傳統形式但富有新質的本土文學。”以為：兩種文學，“一起構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兩大實在”。這是又一種二分法。與胡適二段論，似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二分法，以價值觀念及文體創造為依據，雖然尚未真正消除意識形態統制，卻已努力增加文學上的考慮。值得注視。

A：這就需要有個idea，或者觀念。否則，往往白費勁。許多事情須要重新來過。尤其是，有關文學史的思考，很可能走回頭路，再次由胡適開始。

當然，所謂idea，或者觀念，亦有新與舊之分。例如，新橋段與舊橋段。但是，不一定可以新與舊，斷定好與壞。趨時、趨新，也可能弄巧反拙。時髦觀念，未必產生好主意，出現好結果。“一九八五”，所謂“方法年”，新觀念、新方法、新學科，新到不能再新，到頭來，自己也會被取代。返回古典，就是這種“新”的一種反動。

B：小說觀念，亦有二種。或以為：以獨特敘事方式，具體地描寫人物在一定環境中的相互關係、行動和事件，以及相應的心理狀態和意識流動，從不同角度反映社會生活。或以為：“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以為，凡是叢雜的著作，都稱為小說。不一定要有故事情節。現行《辭海》與舊版《辭海》以及《辭源》各有不同表述。高行健談《靈山》創作，建議使用舊《辭海》。

## 二

### 思考與把握

A：20世紀，許多事情似乎都亂了套。究其原因，可能是不會思想。尤其在中國，40年前不必思想，40年後，經過那場革命，

有了思想，亦仍然是不願自己思想。大家說好就都好，大家說不好就都不好。甚麼事情都喜歡極端化，一窩蠭。

世紀末，講究反思，應是一種進步，而原有思維模式卻不見得有何變化。花間、尊前，如有人敢於反潮流，仍然受到圍攻。文化大革命十年過後，翻案、平反。除了高、饒及林彪，幾乎都翻了個夠。全世界一起否定文化大革命。可是將來，不知道是否需要重新來過？

A：你說，自己是一名書獃子，而讀書，難道就不用思想了嗎？

B：並非不用思想，而是將思想集中於自己的位置之上。這是一種着眼點，或者立足點。無論做甚麼事情，都不可離開這一點。

A：其實，這只是個時間與空間問題。

B：不錯，時間與空間。人類宇宙觀念正由此所構成。所謂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一切思維及表現形式，都跳不出這兩個範疇。把握好位置，才知道自己該做些甚麼。

A：季羨林說：“我從前只知道，有一些哲學家喜歡探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問題，與此有牽連的是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問題。我可從來沒有關心過我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如何。解放以後，情況變了。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在運動中的地位問題。”文化大革命結束，等候 16 年，方才寫作《牛棚雜憶》。書稿寫成，再等候 6 年，方才將書稿從抽屜裏面找出印行。兩次等候，期待有人包括折磨人的人以及被折磨的人，其中有人肯秉筆直書，將事實記錄下來。考慮的就是位置問題。以為：折磨人的人，如果也寫點東西，拿來與被折磨的人所寫東西對照一讀，對人民以及後世子孫的教育意義，會是極大極大的。這位老先生倒考慮得十分週到。

B：當然，文學不可能完全等同於歷史。文學家和歷史學家不一樣，不一定都要那麼週到。只是為着當下感覺，只是為着表達。理由非常充足。但是，思考與把握，文學家和歷史學家，可能還有某些共通之處。

## 形而下與形而上

A：1976年，“四五”之前，上層有許多決策。作為小百姓，尤其是京城以外百姓，當很難瞭解到真情實況。那時，在某一法家著作註釋小組。除大學教授、講師以外，還有解放軍與工人。有一天深夜，廣播裏傳來消息。解放軍、工人，加上幾名積極分子，吆喝着，相將走出大門。應是張貼大標語。你未作聲，假裝已經睡着。第二天一看，六號樓整個牆壁都給貼滿了。曰：“熱烈擁護黨中央英明決策，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每個字都有斗一般大，十分嚇人。當時，幾個人“百步走”。一個說：“先念不先”；一個說：“遲群不遲”。你想說：“小平不平”，而未敢說出。不過，你心裏明白。此等事總翻來覆去。如果是反動標語，也只是二字之差。“撤銷”與“恢復”。果然，不出半年，真的一切都恢復了。

這種思考與把握，不知道是不是一種抽象或昇華。

B：就我所理解，這種思考與把握，應當有個層次問題。例如：形而下與形而上，表層意義與深層意義，或者慾與靈等等。各有各的觀感與表達方式，各有各的樂趣，理由都非常充足。

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短歌行》），讀作對着酒應當歌，以為人生苦短，須及時行樂與讀作對着酒當着歌，以為人生苦短，須及時努力，其層次顯然不同。前者只是着眼於歌酒層面，後面則不限於歌酒，乃包括好歌好酒在內的一切人生享受以及所有美好事物。一個是有限對有限，一個是無限對有限。二者之時空容量有着明顯差別。

王國維讚賞李煜，以為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對於“往事”之理解，相信並非僅僅着眼於“雕欄玉砌”，或者只是考慮個人地位變化，而乃無法追回之春花秋月，這是人世間最值得愛惜之美好事物。不像宋徽宗（趙佶），只是思量着一去不復返之宮廷生活。所謂“自道個人身世之戚”，應當就是個層次問題。

A：報載：金庸自認只看過高行健的《靈山》，指出高行健文筆

好，但不認同作品的意識，以為“中國女人不容易和男人上床！”  
 (2001年3月3日《澳門日報》)

不容易與障礙，應不完全相同。如曰：

你在這個世界上其實並不那麼孤單，有許多熟悉的和剛結識的朋友，你發現與他們溝通往往比你的一些華人同胞更容易，也更為直率，你同西方女人做愛也更少障礙。

這是《一個人的聖經》中的一段描述，金庸可能還沒看過。這障礙與不容易，如果有了關係，那麼，這“聖經”與“性經”，似乎也就難以分辨清楚。

B：這是個層次問題，也是個位置問題。唐開元中，宮中牡丹，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賞名花，對妃子，須要助興。即宣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新詞——〈清平調〉三章。其時，李白幾乎仍在醉夢當中。開篇第一句，“雲想衣裳花想容”，究竟以花喻人，還是以人喻花，誰也弄不清楚。可是，就那麼浮想聯翩，卻將名花、傾國以及君王之各方關係擺平。作為一位等候供奉的新進之士，其擦鞋（拍馬屁）功夫，亦甚為了得。不過，李白畢竟是李白，與其他讀書人相比，仍然有其過人之處。那就是於沈香亭北倚欄杆時，由“兩相歡”到“無限恨”的思考與把握。即由眼前之個別事物，聯繫到廣泛之社會人生，聯繫到花無長開、月無長圓、人無長好這一最普通的道理。這應是一種抽或昇華，所謂位置者也，當在於此。

### 三

#### 提示與判斷

A：你所列舉曹操〈短歌行〉、李白〈清平調〉以及李煜〈虞美人〉，三個例子像是已經將問題說出，但又不怎麼明確。是否有所顧忌？

B：可能也是一種顧忌。世間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各有

所在，各自各精彩。不宜絕對化，將問題說死。否則，很容易給人留下話柄。

A：比如文學，是不是一種“螺絲釘”，或者一個組成部份，這倒說得非常明確。

B：作為一家之言，並不是沒有道理。但是，我以為，還是留點餘地為好。而且，留得越多越好。

十幾年前在京師，拜訪周谷城，與說傳統詩教。周曾稱：“話未說清曰哲學，話已說清曰科學。”周提倡無差別境界，其中可能包含着這一意思。

因此，我所列舉三例，只是一種提示而已。有關問題，仍需各自進行判斷。

A：看起來，這種判斷應有一定難度。不知有無蹤跡可循？比如方法與途徑。

B：簡單地說，那就是抽象或昇華。上文已提及這一話題。這是由一個層面（層次）到另一個層面（層次）的提高。幾乎每個人都具有這一本事。例如：二人路上相遇。一個問：吃過飯了嗎？一個答：吃過了。只是這麼籠統，並未說吃過甚麼東西。有如玉米、蕃薯，乾飯、稀飯；或者將整個菜單端出來。這就是抽象或昇華。

A：幾年前的復活節，武夷山舉辦“中國首屆柳永學術研討會”。一百多名代表當中，有兩名特殊人物。一為毛澤東當年秘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原副部長——李銳，一為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反獨促統將軍大陸參觀訪問團團長——連行健。一個號稱知識份子保護神，於開幕式演講，以“平生文字未成獄，自我批評總過頭”說自己，以“精神獨立，思想自由”說柳永。另一個黃埔出身，亦不遑多讓，講題是：〈以黃埔精神，統一中國〉。這應當也是一種抽象。

B：這是十分必要的。不抽象就沒有共同語言，就行之不遠；“放之四海而皆準”，需要抽象。

A：就哲學意義上講，這是從個別到一般的抽象。對於藝術創造，包括文學活動不知有無別的要求。

B：我看，不一定有甚麼太大的差別。王國維說：“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人間詞話·本編》）這也是一種抽象。二者相比，表達方式不同，實質並無不同。

上述三例，就是這麼一種抽象。在通常情況下，所謂判斷，似當由此入手。

### 過程與中介

A：說了老半天，看樣子你還是不願意將問題說明確。不過，依據所提示，文學究竟在哪裏，即其位置問題，應當能夠作出判斷。那就是：在花間、尊前，在沉香亭北，在小樓一角。你以為如何？

B：就個別事例而言，大致如此。這就是我在前文所說一種着眼點，或者立足點，也可以當位置看待。

前文說〈虞美人〉，以為其中有層次問題，個人層次與全人類層次。試圖以之作爲判斷之提示。在武夷山，曾與學術研討會諸君進一步加以研討。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我問諸君，其中“往事”，究竟指的是甚麼呢？“雕欄玉砌”。不錯。而“雕闌玉砌今猶在，只是朱顏改”，是“往事”還是“今事”呢？“今事”。好了，那“往事”呢？是“故國”，也不錯。但“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這也是“往事”嗎？還是“今事”。那麼，“往事”到哪裏去了呢？

經此一問一答，有點不知所措。茫茫然，一大陣子。然而，臺上臺下，100多名代表，卻無一不加以注視。

緊接着，我說：“往事”就是“春花秋月”。既有點出乎意料，又以為確實如此。春天的花，秋天的月，當然值得留戀。可是，詩人所留戀，是不是僅僅局限於花與月呢？非也！我再一次將答案推翻。指出：並非只是留戀花與月，乃留戀有如春花秋月一般美好的

事物。這就是“往事”。王國維讚賞李煜，相信乃着眼於此。這是因小樓一角之風（東風）與月（明月）所產生聯想，應當已是一種超越。

A：所以，能不能說，文學就在於此，或者說，這就是文學。

B：籠統一點，這麼說其實也未嘗不可。而嚴格地說，此所謂着眼點，或者立足點，乃一種中介，觀照事物之中介，並非事物自身。

這是具象與抽象間之中介，也是“多”融合於“一”的中介。有此中介，方才產生聯想。而文學，則出現於這一過程當中。

李煜說“往事”，因小樓昨夜風與月之觸動，聯想到故國之雕闌玉砌，並由雕闌玉砌，聯想到春花秋月，聯想到有如春花秋月一般美好的事物，從而創造出一個為自己以及所有人造成無窮無盡有如日夜向東奔流之一江春水般憂愁的境界來。其所有聯想與創造就是這麼一個過程。

A：李煜所創造，應是打通人間、天上界限的一種境界。這靠的究竟是甚麼？

B：詩人之眼。王國維說：“政治家之眼，域於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詞人觀物，須用詩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人間詞話·刪稿》）這是合才、學、識三長所達致的一種眼力。不僅是古與今，而且東與西，上與下，都應當通而觀之。

我很喜歡李白〈獨坐敬亭山〉：

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讀這首詩，不同的角度，體現不同的觀點。如注重於“看”，謂李白看山，“胸中無事，眼中無人”（鍾惺《唐詩歸》），即我為主體，山客體；如着眼於“兩”，謂“山亦有情”（劉永濟《唐人絕句精華》），即李白看山、山亦看李白，我與山皆為主體。這就是主體性與（古典）主體間性的區別。不同的觀點，乃不同才學、識見、胸襟的體現。